

大家谈人生

读人间有用书

李伯谦

不妨『舍远求近』

梁平

“诗与远方”，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寄托。职场压力、生活琐碎带来的疲惫感，让“诗与远方”成为人们暂时安放身心的出口。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注意力被远方吸引，身边的真实世界反而容易被忽略。加之社交媒体的放大，“远方=诗意”的认知快速扩散。人们总想着在遥远的远方寻找价值与认同，追求“彼在”，却忘了，真正的意义从来都源于身边的“此在”。“附近”正在消失。

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已经没有了“附近”，一个小区、一幢楼、一个单元甚至隔壁邻居，都不相往来。我在成都住过几个小区，20多年过去了，邻居姓甚名谁、什么职业，一无所知。偶尔在过道或者电梯间遇上，也只是礼貌地点点头、擦身而过。出了小区，到处车水马龙，互不相干，这就是城市里“消失的附近”。

倒是乡村，还保留了“附近”的真实生活场景，让人们能够重建与他人、与自然的连接。乡村的熟人社会关系，缓解着城市中的疏离感。于是，就有了不少返乡故事，不少田园诗意的回归。可惜的是，它们又被赋予过多理想化的色彩。

从去年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成都附近乡村，实实在在做了一回村民。家里的保姆阿姨是本村人，日常也总与乡里乡亲打交道。这些经历让我越发觉得：想要身入心入，去认识乡村、认识乡村里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菜园里的每一种蔬菜，从下种到端上餐桌，里面的学问都得学。在城里长大和在乡村长大的人在对待一些事情上也有差异。去年受气候影响，有两件反常的事，一是桂花迟迟不开，二是地里的红薯没有收成。桂花没开让我难受了很久，可保姆阿姨好像并不在意，红薯没有收成她却很心疼。还有邻居的家长里短、村民土地赔偿的争端、个人保险的选择，我都在看都在听。这样，我在乡下就有了“附近”，有了情感的融入，与乡村、与村民及大自然发生了联系。

在乡下，我经常想起陶渊明。陶渊明的田园诗之所以穿越千年依然焕发生命力，关键在于其以生命体验为根基，以真挚情感为脉络，将个人的生存实践与精神追求融入田园，使诗歌成为生命与自然对话、情感与存在共鸣的载体。他的田园诗摒弃了文人对田园的审美化疏离，而是以躬耕者的姿态深入生命本质，在劳作中找到了生命的本真，在自然中安放精神的向往。

我一直试图在我的“附近”确认生命的原乡。从重庆到成都，再到现在生活的乡村，经过了这样的确认，就有了我的根。就我自己而言，这一年在乡村与村民、与草木、与自然亲近，明显感到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陌生感，它们给了我更多思考、灵感及写作的冲动。

“诗与远方”本来是一种美好，但过度解读后，容易变成对存在意义的错位追寻。当我们舍近求远，沉溺于对远方的虚幻想象时，恰恰容易背离“栖居之本真”——与身边人、身边事、身边土地的深度联结。“附近”不该是平庸的桎梏，而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得意义的重要生命场。找回“附近”，让日常成为真实联结的纽带，成为生命鲜活的原色。



我已经从事考古教育和研究工作60余年了，自认为是一名考古学家与考古教员。回顾既往，我的成长过程实如炊爨。

1937年春，我出生在河南荥阳关帝庙乡东赵村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小时候正赶上日军侵华，常常要躲避日军的“扫荡”，还目睹日军飞机的扫射，这些经历终生难忘。或许就是那时候，家国情怀便悄悄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了。1950年我考入荥阳一中，尤其偏爱文科，历史和地理成绩最佳，还萌生了“文学梦”。那段时间里，家里出了一些变故，父母迫于生计，曾劝我辍学，改学一门手艺养家。可我不甘心，一门心思想读书。纠结了很久，鼓起勇气说服父亲同意让我完成学业。自此，我在学习上更加拼命，不敢浪费这难得的学习机会。1956年，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节点，也是最关键的转折点——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本意是想圆自己的“文学梦”，谁料，因为历史成绩优异，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虽是阴差阳错，也是缘分使然。历史我也比较喜欢。

刚入学时，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差，仅带了母亲缝制的粗布衣，过冬的棉大衣是从学校申请来的。北大学习条件确实一流。头一年，历史系不分专业，学生们在一起上基础课，授课老师多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大家，我的眼界为之大开，也渐渐不再做“文学梦”了。我开始庆幸自己“误打误撞”入了历史的大门。后来选择专业时，却有点犯难，因为说实在的，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那时候对“考古”还有认知的隔膜。当时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涛先生，觉得我学习成绩还不错，性格也适合干考古，便“诱导”我说：“考古多好啊，可以游山玩水啊！”

谁心里还没个“山水梦”呢？何况我那时候是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于是便选了考古专业，从此走上了考古之路。就在那一年夏天，放暑假回家，我在东赵村试着做考古调查，居然发现了古代陶片，便初步判定东赵村可能是一座商代大遗址，还写了一篇练手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2012年到2015年，北京大学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发掘东赵村遗址，证明了这确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至东周时期连续文化遗存的三叠城址。

北大考古专业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其中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1957年11月3日，第一次参观北京定陵发掘工地，我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几天之后，吕遵涛老师带领我们班参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现场将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学理论与实物进行直观对照授课。吕老师的这种教学实践方法，深刻影响了我日后的考古教学。后来，吕老师带队，我们班在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这是我的考古生涯中第一次进行田野实习发掘，深切感受到了田野考古的重要性，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和工作热情，从事考古工作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而真正为田野考古打下坚实基础的一段经历，是1959年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近半年的发掘实习，那次发掘实习让我开始考虑数千年前氏族社会墓葬的结构问题，从此开始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墓葬形制的思考和研究。

我的人生的第二个重大节点，是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工作勤勉，更因时任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先生的力荐，留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以商周考古作为主攻方向。同年10月，我返校办理留校任教的手

续，翌日返回北京昌平雪山发掘工地，从此正式成为一名考古教员。此后数年，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带学生做田野实习，在考古发掘工地和农村度过的。做了10年考古老师，却从未有过一次登台讲课的机会，因此，毕业10年内，我作为考古教员的人生，并不完整。

后来，我被学校抽调，协助邹衡老师编写《商周考古》讲义，负责《商周考古》讲义的序言和商文化两部分章节。虽然缺乏授课经历，但田野发掘的实践，给予我深厚且直观的殷商文化认识，帮助我完成了这项工作。《商周考古》讲义颇受欢迎，还被列为教材。一直到1977年，北大考古专业教学重新步入正轨，我才真正走上北大考古讲台。此后，我的考古生涯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不仅继续带学生进行田野实习，讲授《商周考古》，而且还开始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如《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试论吴城文化》等，为构建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打下基础。在考古发掘、教学、研究过程中，我开始思索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问题。在山西侯马“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我以“文化因素分析与晋文化研究”为题发言，提出了“考古文化因素分析法”。这一考古研究方法论，后经不断完善，为中国绝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接受，应用于各自的研究之中。

我的人生中承担的一项最重大的科研项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先生担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这是一个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大项目，参与单位32家，参加研究的专家有200余人，考古发掘研究与碳十四测年、天文历法和文献史学深度结合。碰撞、质疑、争论，其过程之浩繁与艰辛，难以言表。由于我负责

考古方面的课题拟定以及与各方联络工作，包容与协调成为最终完成这项历史重任最大的法宝。工程结项时，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也还存在了一些问题。我又继续努力，组织协调各方，尽其所能，于2022年完善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画上了一个句号，也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却了一桩心头大事。至此，得失于心知，“褒贬自有春秋”了。

不断考古探索、研究、发现，似乎可以同古人穿越时空对话，这是我的人生的最大快乐之一。这一快乐，蕴藏在田野发掘、分析研究、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所以，一直以来，我笔耕不辍。如今年逾耄耋，还雄心未歇，偶尔还要操笔写写短论文，让自己能够保持头脑的清醒。

若要说人生感悟，我最大的一个感悟便是，做好学问的前提，是先做好“人”，品德操行是一切的本，“德不孤，必有邻”。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工作的经历告诉我，做人要有担当的精神，当然还要有担当的能力，同时要学会包容。有容乃大，包容也是一种德行。我能走到今天，跟我爱读书是分不开的。要读人间有用书，要学以致用，读书不是让我们去做“书虫”，而是为了发挥实效。

作为一名老师，我还有一个感悟：海人不倦是一种美德。我的一生，指导过不少学生，包括我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我授过课的、指导田野实习的北大本科生，甚至还包括全国各地愿意向我求教考古问题的学生。把一生的知识、经验与教训，分享给他人，授人以渔，帮助他们走得更好、更远，这是我人生的另一大快乐。

砚滴

金波

他拿起砚滴，把大拇指抬起来，水就从壶嘴里滴出来了。用大拇指按上，就不出水了。我很惊讶，研个墨，滴个水，还这么讲究。大人真会玩儿！

趁书法家研墨的工夫，我把砚滴拿在手中欣赏。仔细观察，发现它有两个洞，一个是壶嘴，还有一个洞在壶盖上。

小学设有写字课。我回家跟妈妈说想买个砚滴。妈妈一听笑了：“刚学写字就想用砚滴？很贵的，买不起。”但那天，妈妈给我找了个红色的水盂，还找了一把小铜勺，以替代砚滴。她告诉我，这是你爸爸小时候用过的水盂。我想爸爸小时候都没用过砚滴，就认了个这个水盂，并用了很多年。后来没有了写字课，又有卖墨汁的了，就把砚滴忘了。

退休后，住进养老院，想起学书法，置备文房四宝时，又想起了砚滴，就去文具店买，售货员压根儿没听说过。我连说带比画，他还是听不懂。他说“没见过”，听的兴趣也不大。

越是买不到，我就越想再看看砚滴。终于在一家专卖文房用品的大商店找到了砚滴。我像见到了老物件，赶紧买了两件，一件是五彩花饰的，一件是青花勾线的。

虽然买到了砚滴，满足了70年前的愿望，但我并没有使用它。我把它安放在茶几上，每天欣赏，兴趣越来越大。我又到旧货市场寻找，果然找到了许多早年间留下的砚滴。

我现在对砚滴的兴趣是欣赏它的艺术魅力。它材质多样，陶瓷的、铜铸的、竹木的。造型千变万化，祥瑞动物龟、鱼、螭、麒麟、貔貅，植物葫芦、寿桃、花果，人物老翁、童子、仙子，等等，古拙厚重、制作精巧。平淡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精致考究。方寸之间的赏玩，也可以有智慧有情趣，可以在枯燥的学习中获得艺术陪伴。

因此，有朋友来家做客，我常常向他们介绍砚滴。特别是孩子，我们会在一起操作，把滴水变得雅致、有趣、诗意地学习书法。

灿烂的微笑

徐本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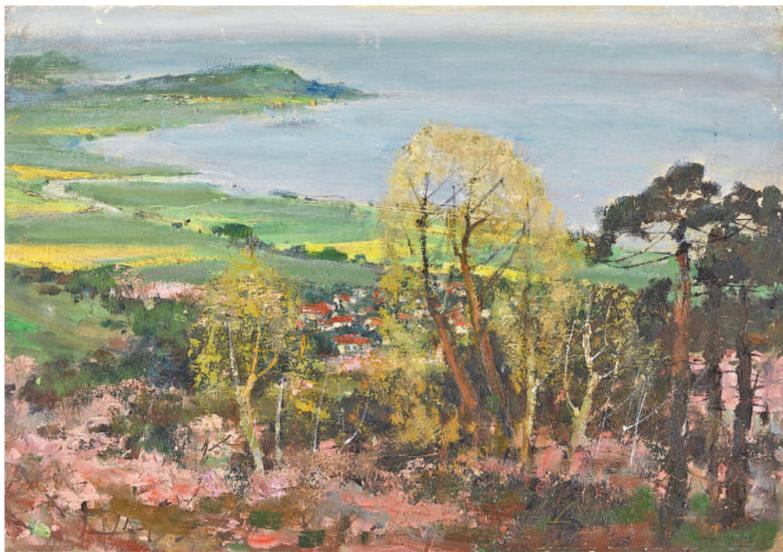
深深地，
印在我心底的，
是你那灿烂的微笑，
清澈，纯粹。

泥泞的路上，
跌倒后把我扶起的，
是你。
在你那灿烂的微笑里，
我望见了乐观与无畏。

平凡的岗位上，
懈怠后给我鼓劲的，
是你。
在你那灿烂的微笑里，
我读懂了热爱的可贵。

茫茫的人海里，
让我懂得被爱后给予爱的，
是你。
在你那灿烂的微笑里，
我学会了用感恩把社会回馈。

你那灿烂的微笑，
那么清澈，
那么纯粹。



▲油画《春满湖湾》，作者苏天穆，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后，我无意间回头眺望那片瓜田，发现有个戴花帽的维吾尔族汉子正从棚子里钻出来，朝我们这边张望……

他什么时候出现的？莫非一直就待在棚子里？我有些搞不懂了。

吃午饭要到下午3点以后，肚子开始闹意见了。司机大哥把车开进了土峪沟市场。在每个摊位前，伴随主人热情的吆喝，那些切开的瓜、葡萄干、馕、烤包子、桑葚干……馋得我们直咽口水。摊主用夹子递一份过来，“尝尝，每人都有份。”有家店铺的女主人干脆把我们领进店内，吩咐男人切了两个哈密瓜，让我们解渴。出来时，我们每个人都拎着一个布袋子——不买点东西，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逛完一圈土峪沟市场，我们不饿了。原路返回。司机大哥还是把车停在那片“捡漏”的瓜田边。他跳下车向棚子跑去，和瓜田的主人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拎回一包东西。回到车上，他说那是他兄弟的瓜田。听了这话，我们的说笑声顿然打住，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哈密瓜在车厢里，正明目张胆地滚来滚去。

“我兄弟高兴得很呢。”司机大哥解释说，“在我们这儿，瓜被人拿得越多，预示着明年的收成越大，主人的运气也会更好。”“真的？那一定祝他好运！”有人笑着说。

从新疆归来，总是梦到瓜——吐鲁番的哈密瓜。圆形的、棒形的、纺锤状的，一色青黄的脆皮，上面织着一层细网，像是兜瓜的网套。这网纹里织着学问。维吾尔族司机大哥介绍，网纹得越细密、颜色越是绿里透着深黄，哈密瓜接受的光照就越足实，成熟度自然也就没说的，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原先总认为哈密瓜原产地当数哈密，实则是在吐鲁番，确切地说，产自吐鲁番市的鄯善县。

去鲁克沁镇途中，中巴车突然驶离主干道，拐上一条灰扑扑的土路，土路东边是一片开阔的瓜田，瓜田的尽头搭着棚子，想必是瓜农守秋用来住的。司机大哥让我们下车“捡漏”，说剩在地里的瓜主人不要了，随捡随吃，带走也没关系。司机一张黑黝黝的脸，粗硬浓密的头发有些支棱，汉语说得不够顺溜，话也就不多。我们将信将疑，放眼望去，瓜田里到处躺着哈密瓜，大大小小都有，不像是被遗漏的。有人试探着摘下个大瓜，没带刀子，举起来，“砰”一声砸在石头上，瓜裂开，黄金般闪亮。大家一块块分享，味道真是甜蜜。司机大哥大概没见过这阵势，蹲在田边使劲抓拍。我们朝瓜棚望望，见寂无人，每个人都“捡”了一两个瓜，往车上抱——行程还长着呢，预备着走哪儿吃哪儿。

车重新启动时，我发现司机大哥远远地朝瓜棚望了几眼。瓜棚安静地立在田边，阳光把它照得一片光亮，他望啥？“捡漏”来的瓜挤在各自的座位底下，满车滚来滚去。汽车开出一段

吐鲁番的故事

少一



的滋味天然契合。

吃一顿羊肉烧烤，已成为我招待朋友来徐州的方式。随便钻入一家羊肉馆，往桌子前一坐，拿起菜单，关于羊的各个部位的菜品映满眼帘：烧羊杂、烤羊头、烤羊腿、椒盐羊排、椒盐羊头、炒羊肚、羊血豆腐、干煸羊血……本地人对羊之美食的探索可谓不遗余力，看了不觉口水直流。

徐州羊肉烧烤算是一绝，其他各地羊肉美食也不逊色。

我和同学曾一起去甘肃甘南，朋友听说我们来了，特意摆上了当地最地道的羊肉盛宴。朋友说，这里的羊与其他地方的不同，它们攀援于群山峻岭之间，奔走于山野林莽之中，饮雪水、食枯草，观大漠落日，听万籁声响，血脉与骨头里，蕴藏的是山峦的骨骼、江河的血脉。

甘南朋友招待客人并不总在饭馆酒店，常常会把聚餐移到户外。寻一块平坦空地，摆开长桌，从镇上请来专门做羊肉佳肴的师傅，各种羊肉做法悉数登场。不大一会儿，美食的香气和淳朴的情愫氤氲于天地之间，令人沉醉。

鱼羊鲜也

杜怀超

到徐州街头走一走，会发现这座城市有一个特别之处——当地人对羊肉烧烤情有独钟。大街小巷各种羊肉烧烤店那叫一个多。白天看不出热闹，一旦华灯初上，在夜色的催促下，店铺里便挤满了人，一张张方桌上架着一个个烧烤架，热气腾腾，美味飘香，食客们吃得满头大汗。

有人把这归因于当地的一个节庆，即伏羊节，这是一个关于夏天吃羊肉的节日。一般认为，羊肉属于热性，许多地方选择冬天吃羊肉，可以缓和身子。徐州倒好，不只冬日吃，夏日也吃。为什么会这样一个节庆呢？当地人的理由是，炎炎夏日配上暖烘烘的羊肉，暖上加暖，可以去身体寒气。

细究羊肉烧烤，不外乎羊肉和佐料，外加炭火熏烤，何以如此吸引各地食客？我曾与本地美食家探讨过。他们颇为自豪，认为这便是徐州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之处：一是这里的山川地理适合养羊，肉嫩鲜美；二是当地吃羊肉有文化传统。

别小看羊肉，他们给我讲了关于羊肉的故事。汉高祖刘邦偏爱羊肉，宋朝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也喜欢吃羊肉。再往历史深处探寻，上古菜肴羊方藏鱼，这道菜主料只有羊肉和鱼，却能从漫长历史中流传下来。何故？我尝试做过这道菜，最大的感受就是鲜。汉字“鲜”从羊从鱼，虽非造字本意，却与这道菜

